

「绍兴名城文化丛书」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绍兴市社会科学学院 编

宁波出版社

绍兴风俗从谈



NLIC2970820430

中国土地辽阔，文化悠久，多民族形成多彩的风俗，古越先民时至汉代仍被排斥在汉族之外，依然是称之为「东夷」的「少数民族」。然而，正因为是少数民族，风俗更有别于中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果说中国风俗园里一年四季都有百花开放，那么绍兴风俗当是奇花异卉。愿风俗之花灿烂开放，愿绍兴风俗研究推陈出新，为绍兴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移风易俗、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绍兴名城文化丛书

丛书主编 陈 岩

绍兴风俗丛谈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绍兴市社会科学院

执笔编著 裘士雄 吕 山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绍兴风俗丛谈 /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绍兴市
社会科学院编.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2.4

(绍兴名城文化丛书)

ISBN 978-7-5526-0068-1

I. ①绍… II. ①绍… ②绍… III. ①风俗习惯—介
绍—绍兴市 IV. ①K892.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1629号

策 划: 绍兴日报社图书编辑中心

绍兴名城文化丛书

绍兴风俗丛谈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绍兴市社会科学院 编

丛书主编 陈 岩

执行主编 张仲清

本书执笔 裘士雄 吕 山

责任编辑 王松见

封面设计 王 珍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联系电话 0574-87287264(编辑室) 0574-87279895(发行部)

印 刷 绍兴市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字数 17.5印张 2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068-1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缺页或倒装,影响阅读,承印厂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绍兴是一座具有 2500 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其历史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在中华 5000 年的文明演进中都占有一席之地。论地域,绍兴位于浙江省中北部,面积仅 8000 余平方千米;论地位,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立过国之外,一直是郡(州、路、府)一级的行政单位。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历史上的绍兴——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内,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程度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区域。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扎实研究。

吴晗说过:“大抵一地人文之消长盛衰、盈虚机绪,必以其地经济情形之隆诎为升沉枢纽。”从经济上说,绍兴向来以富庶著称。越国时期,越王句践为雪耻复国、称霸天下,推行“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基本国策,农商并举,发展经济,从那时起,越地就获得了全面开发。东汉鉴湖水利工程的建成,又使沿海沼泽斥卤之地变成了良田美池,奠定了绍兴经济发展的基础。东晋南朝时期,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先进农具和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农产品产量增加,市场繁荣,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局面。及至宋代,特别是南宋,作为陪都的绍兴,又迎来了一次发展机遇,人口大增,荒地得到垦殖,城市获得发展,成为当时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故绍兴虽处东南沿海之一隅,而自山会平原得到开发以来,水旱无虞,既得鱼盐之饶,又获稻粱之丰,自然环



境优越,且少罹兵燹,人民生活富足而安定。这为绍兴人文的隆盛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也因此培育出具有绍兴区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及文化精神。

绍兴区域文化及其文化精神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尚文”。尚文的结果是形成了重教育的社会风尚和喜功名的文化心理,从而促进了教育的发展。自从科举取士以来,此地办学兴校、讲学授业蔚然成风,耕读传家、教子课孙相沿成习;官学私学并举,书院义塾遍布城乡;及至近现代,承传统教育之余绪,新式教育又获得了较早和快速的发展。二是“包容”。指的是文化交流和融合,包括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绍兴历史上几次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与秦汉以后三次移民潮有关。三次移民不仅改变了绍兴区域内居民的基本结构,而且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此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都深深地根植其中,与越地原住民勤劳朴实进取的精神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文化面貌。清末西学东渐,西方的文化基因又逐渐地渗透到传统文化的机体之内。故文化的兼容并包,使绍兴民众的文化素质有了整体提高,也使得绍兴的文化异彩纷呈。

生活创造文化,文化丰富生活,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面对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积极地传承创新,促使文化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时代的需要。

当今,文化已从“搭台”的配角一跃升到与经济并驾齐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任何经济活动的背后,总有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总是受到所在区



域环境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有鉴于此,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更应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文化的分析和研究也更需要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

回眸历史,我们感到自豪;展望未来,我们信心倍增;传承创新,我们任重道远。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绍兴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这套“绍兴名城文化丛书”,选择绍兴名士、书法、戏曲、名胜、风俗、黄酒这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亮点,进行系统的介绍和阐述,让读者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了解绍兴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把握绍兴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从中受到启迪。



潘桂

2011年11月





引 言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有这样的说法。“禁”指一个国家的法律禁令，“俗”指一个地方的风尚习俗，“讳”即各家各户的忌讳等。到一个国家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户人家去，这些都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否则就会犯禁、犯忌、变生不测。“礼”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犯了对方的禁忌，就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是失礼。同时，你不知礼仪而犯了忌，即使人家原谅了你，你也因此而丢了份。显然，提到“礼”的高度，谁也不能漠视“三问”的必要。今天还挂在人们嘴上的一种说法，叫做“入乡随俗”，即由上面“三问”脱胎而来。“三问”是周代的规矩，周视自己的领地为中国，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为它四边的诸侯小国，对于“中国”而言，“小国”就是地方。其实无论地方大小，都有各自的风尚习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视“俗”如“禁”，两者几乎趋于等同的地位。

之所以需要入乡随俗，一方面出于礼仪，另一方面又由于“俗”的丰富多样性，不得不问。如中国人看到外国人互相扔西红柿，扔得满街西红柿浆，大觉新奇、刺激。其实风俗的多样性，不但反映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即便同一地区，也会有近距离的细微差别。绍兴籍学者陈桥驿先生在一次即兴发言中说道，清代山阴、会稽两县，山阴口音“灰”是平声韵，会稽口音“灰”是去声韵，两县在城里仅隔一条府河。乡民进城“换灰”，城里人



一听口音便知道他来自山阴还是会稽。因为风俗丰富多样,也就使不同风俗有了它的地域特色。现代人归纳绍兴“三乌”(乌毡帽、乌篷船、乌干菜)为地方特色,确实具有典型的意义,但绍兴又岂止这“三乌”,由于社会的发展,风俗越来越趋于同化,地区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在古代社会,在绍兴还被视作“东夷”的时代,绍兴的风俗决非“三乌”就能概括。如《汉书》载,汉武帝时,闽越兴兵侵犯吴越,武帝欲发兵往救,淮南王刘安劝谏阻止。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道理,说“越方外之地,割发文身之民也”,“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越人愚戇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等等。总之,把吴越这地方说得异常野蛮可怕,可不必救。从淮南王刘安的一篇宏论来看,他对吴越山川地理、民俗风情有所了解。其实,争议背后隐藏的是“汉族”对“越族”以“夷”制“夷”的韬略。战与不战,依据的是汉族的安全是否受到威胁,而不是民俗民风本身。

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阶段,各地区、各民族的风尚习俗源远流长,蕴含的社会内容、文化景象耐人寻味、令人惊叹。各种风俗行为、风俗事象,见于历代史志、文化典籍,比比皆是,而以文艺形式反映出来的,或诗词歌赋,或丹青水墨,或音乐舞蹈,或戏曲杂耍,更数不胜数。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全景式地描绘了北宋首都汴京的市井风情:由城郊到城内,街道纵横,舟车往来,店铺如林,人流汹涌,权贵骑马坐轿,商贩肩挑车拉,一片繁华景象。历代名画大抵画山川花卉居多,画风俗的少之又少,倒不如文学作品写风俗多一些了。以绍兴来说,宋王十朋作《会稽三赋》,其一便是《会稽风俗赋》,是歌咏绍兴风土的开山之作。乡先贤陆游熟谙乡土风情,他



的《剑南诗稿》，充满了对岁时节令、春祈秋报的生动描绘。明代徐渭为《会稽县志》撰《风俗论》，颂古非今，对于“婚论财”“生女则溺之”等陋习，作了严厉的批判。清朝，众多文人雅士在徜徉于稽山鉴水间、钟情于山川形胜的同时，也表现了对民俗风情的浓厚兴趣，此中以诗词为最多，而借竹枝词形式的亦不少，如李慈铭的《越中灯词》《青田湖竞渡词》，范寅的《越郡风俗竹枝词》，平步青的《鉴湖采菱歌》，童凤诏的《日铸茶歌》，陶浚宣的《南沙桑枝词》等，写一地一物奇风异俗，饶有情趣。

绍兴方言俗音，深为近现代人所诟病，乡先贤柯灵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临上海十里洋场，一句“哼个老倌”引得同仁笑痛肚皮。其实，绍兴方言极具底蕴，俗语尤其风趣万状，特有深意存焉。有许多清代文人作了多方面的考证探索。卓有成就的当数范寅，有《越谚》三卷，《剩语》三卷，他记录的一些谚语至今还在民间流传。此外，茹敦和有《越言释》二卷，沈复粲有《方言注》二卷，平步青有《玉雨淙释谚》，引经据典，判断正讹。如果编一部《绍兴方言辞典》，平氏此编大有参考价值。

风俗作为一门学问进入高等学府，始于近代五四运动的前夜。1918 年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建立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蔡元培特为“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发表《校长启事》，我国民俗学运动由此发端。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蔡元培对民俗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的日记中有对北京、绍兴许多民俗，如“作福”“眠轿”等的记述。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国民俗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蒙、指导和推动作用。此外，绍兴先人如周作人参加歌谣研究会，面向全国征集、编印《歌谣》周刊并公开出版。孙伏园参加民俗研究会，他和顾颉刚、容庚、容肇祖等四人，受研究会委托，到北京妙峰山作了三天的考察。回来以后，各人撰文，并在孙伏园



主编的《京报副刊》发表,一时颇引学界注意。孙伏园在他的文章中說:“妙峰山香市是代表北京一带的真的民众宗教。我们的目的是研究与赏鉴,民众们是真的信仰。”因为那次活动的影响,此后或在國內或到国外,他都留意观察当地的民俗风情,并且与绍兴的情形相对照,他写的《绍兴东西》、《辛亥革命时代的青年服饰》等,都具有民俗学文献的意义。

还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是中國民俗学的拓荒者之一,他不但在理論上有一定建树,而且还创作了大量的民俗随笔散文”(《知堂夜话》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以《知堂夜话》为例,收入他的文章64篇,分为饮食谈雅、民风谈俗、旧习谈陋、鬼巫谈奇、动物谈趣、开卷谈得六个部分,前言中讲这些随笔闪烁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辉,知识性强,趣味性浓。我们说,民俗实在是一门学问,写风俗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描摹事象的多,真正从理論上开掘的少。周作人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不可小视。

周作人晚年又有《儿童杂事诗》之作,其中甲篇、丙篇写他儿童时代经历的民风习俗,生动活泼,童趣盎然。岳麓书社特为此书插配丰子恺的漫画,博得各界好评,这证明谈风俗的书,仍然很有市场。

除了蔡元培、孙伏园、周作人,还有一位老前辈娄子匡先生。1932年他与顾颉刚、江绍原、钟敬文一起,在杭州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并在汤浦(今属上虞)创办出版社,印行歌谣、故事,堪为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致力于越俗(包括越南风俗)的研究,有多种著作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俗研究走上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绍兴的情况同样如此。继昆剧《十五贯》胜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走红京城,许多传统剧种获得新生。“文化大革命”期



间,“破旧立新”的极“左”口号,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传统戏曲被重新打入冷宫,民俗研究自然不值得一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历史的新时期里,在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绍兴民俗研究迈开了新的步伐。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扶植下,有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加入“采风”和研究的队伍,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

《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其中绍兴市卷分为故事卷、歌谣卷、谚语卷,简称“三套集成”,系全国“七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皇皇巨编,前所未有的。编纂者阮庆祥、徐冰若、杨乃浚等。

《绍兴风俗简志》:以志书形式全面反映绍兴风俗,本书为开先河之作。全书分为概述、生产习俗、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庙会 and 堕民八章,由历史渊源说到衍流变化,可谓条分缕析,事理清明。编纂者阮庆祥、裘士雄、张观达、任桂全。

《绍兴百俗图赞》:本书是反映绍兴风俗的别开生面之作,它不似志书面面俱到,择其具有普遍意义、典型意义的事例深入开拓,显示了主事者的睿智和功力。如“解缚”,可谓风俗中的一个节点,但今人知而不明。“图赞”以一篇千字文,说清了它的来龙去脉。我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老先生盛赞其资料搜罗丰富,并极具学术价值,这并非过誉。主编朱元桂。

《绍兴方言》:本为越俗研究中一个极有难度的领域,需要作者具备说文解字、音韵语法等方面相当专业的高深知识。编著者杨葭、杨乃浚兄弟,两人沉潜其中多年,积累了大量材料,因此能够尽展其才。本书长销不衰,多次重印,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不知绍兴就不知鲁迅。鲁迅研究专家戈宝权为了了解绍兴风土人情，数度莅绍访问，河边堆满的酒坛，沿河的石桥、纤道……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他说要把这本书推荐给我们的鲁迅研究者和爱好者，同时推荐给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者。全书 25 篇，著者裘士雄、黄中海、张观达。

此外，散见于国内外各类书刊报章的单篇著作还有许多，不便详载。有意思的是，许多写绍兴的游记散文，无意于风俗，然而一不小心就“碰到”了风俗。他们在文章中，对咸亨酒店门口孔乙己的热情，尝试臭豆腐的小心翼翼，等等，无处不浸透着绍兴风俗的艺术魅力。令我们备感欢欣的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绍兴风俗是绍兴历史文化的观照，是稽山鉴水间的一道亮丽风景，绍兴风俗研究由此步入更加自觉的阶段，硕果累累，大大超越前代。上述几本是重要的、有分量、有影响的代表性著作，也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绍兴文化建设之优秀成果。

最后不能不说到关于本书的写作，如上面所说，写绍兴风俗的书已然不少，“炒冷饭”、做“文抄公”，未免惹人齿冷，纵然自我抄袭，剽窃之嫌免了，还是对不住读者。所以受命之后，我们着实踌躇了好长一段时间，不知从何处落笔。最后决定采取随笔的形式，因为这种文体相对自由，不必如史志那样，得先安排篇章节目，分别前后，掂量主次，然后循规蹈矩，一本正经。随笔开关自如，可收可放，谈天说地，谈神说鬼，兴之所至不妨啰唆，没劲头时也可戛然而止。好的随笔自可跻身文学之林，但是我们不敢。依猫画虎，说穿了是“投机取巧”。当然，为了不辜负读者厚爱，写作过程中我们是尽了力的。我们希望通过“三个一点”：活一点、实一点、深一点，尽量多一点新意。





活一点 鲜活是生命的体征,也是文章的要旨。唯有鲜活,才惹人喜爱。风俗事象本来就是富有个性的,色彩绚烂的,即使许多程式化的刻板风俗,也有它独特的内涵。如“祝福”属于风俗,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借其外壳,创作了小说《祝福》。写鲁四老爷一家忙于祭祖的那一阵时,宕开一笔,写四婶慌忙大声地关照祥林嫂:“你放着罢!”不许祥林嫂去拿酒杯和筷子。这是哪门子的规矩?恐怕历来祭祀条例都没有这一条。原来平常的酒杯筷子此刻都是礼器,祥林嫂是死了两个男人的寡妇,浑身沾满“晦气”,哪能经她的双手而使礼器蒙受不洁?这就牵扯上了忌讳的风俗。绍俗不乏忌讳,举凡生产生活有忌讳,婚丧嫁娶有忌讳,忌讳不就是一个鲜活的话题么?这无疑是一个切入点,一个话题牵出一串风俗,可写的东西有好多。例如,一些家长关照孩子,不许碰算命先生的亮眼棒,说碰了有晦气,也是一种忌讳,实质却是一种“礼”。礼让,属于文明行为,即便今天仍应该提倡。

活,还有写作技巧上的要求,当然更难了,至少我们要求自己不板起面孔说话,不做道貌岸然的理学先生,诚如古人所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力所不及,就无可奈何了。

实一点 古代一些关于风俗的书,著名的如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顾禄的《清嘉录》均按月份排序。近现代一些关于风俗的书,多按岁时节令、冠婚丧祭等人生礼仪分类。本书篇目有意作模糊化的处理,使之时空交叉,意象穿插,而文字既概括又尽可能地引用实例,似乎稍靠近于文史。本书关于冠婚丧祭,引用了绍兴后马周氏的《典礼志》,周氏由寒门小户一跃而为簪缨望族,在全国都有影响,到后裔编述这部《典礼志》时已有明日黄花的感叹,但时近清朝末世,所述礼仪对今人来说不算太陌生,甚至可以说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加以适当阐述,同时引用旁



的一些事例,也都曾经是真实的存在。或许实事实例会有助于增强风俗的地方色彩,愈发显示它的可信程度。在许多篇幅中,我们还特意引用了绍兴历代先贤、前辈关于绍兴风俗的诗文,既体现了绍兴风俗的历史深度,又为绍兴风俗作了铁定的证明,岂不更好!

深一点 风俗即所谓风尚习俗,它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时所形成的普遍性的习惯,它有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具有教化、感化的功能,因此研究风俗的学问也就成为一门专门的人文科学,其中主要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一方面要反映风俗事象的表面形式,另一方面又要有理论层次的挖掘推进,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太难,因为它涉及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语言文学各个领域,我们自感读书太少,但还是想勉为其难。如关于端午节的传说,我们偶然读到百岁老人周有光发表的一篇文章《纪念端午节的意义》(《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说“端午节来源于古越人的图腾祭祀,插艾蒲,饮雄黄,挂香囊,禳灾异,辟邪驱恶,都是公共卫生的原始防疫”。周老先生说是“民俗学者认为”,意味着并不是他的创见。我们身为越人,对此一无所知,不能不深感惭愧。对于“深”,我们现在有一些或许仅供探讨的文字,如《祝福》中说到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以为应当是去老岳庙捐门槛,因为绍兴历来有个说法,寡妇再嫁,她死后去阴间,要一剖为二分给她的两个男人。表现这种酷刑的阴间,唯老岳庙才有。本书中我们特意写了《绍兴的岳庙》,因为岳庙其实是绍兴风俗中极可关注的一个话题。近年绍兴岳庙有愈建愈多之势,它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值得深长思之。

中国土地辽阔,文化悠久,多民族形成多彩的风俗,古越先民时至汉代仍被排斥在汉族之外,依然是称之为“东夷”的“少数民



族”。然而,正因为是少数民族,风俗更有别于中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果说中国风俗园里一年四季都有百花开放,那么绍兴风俗当是奇花异卉。愿风俗之花灿烂开放,愿绍兴风俗研究推陈出新,为绍兴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移风易俗、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编著者

2011年12月



目 录

引言·····	1
新年大吉·····	1
立春遗风·····	12
且说祭禹·····	21
曹娥赛会·····	29
端午节·····	32
龙舟竞渡·····	38
七月半·····	41
闲话八月十八·····	48
十二忙月·····	54
年终祝福·····	62
当铺忆昔·····	66
石泉庵看戏躲债·····	69
“三乌”风情·····	71
农家点心·····	83
一个家族的《典礼志》(一):冠礼·····	90
一个家族的《典礼志》(二):婚礼·····	97
一个家族的《典礼志》(三):丧礼·····	105
一个家族的《典礼志》(四):祭礼·····	116
贞女节妇·····	121
杂说石宕习俗·····	127





造桥记俗·····	135
漫谈牵乌大网和稳笃工·····	142
话说修缸补髻·····	146
商业习俗琐谈·····	148
年市·····	157
三节清账·····	158
漫话私塾·····	160
会馆话旧·····	170
五座太守庙·····	177
绍兴的岳庙·····	185
祠堂面面观·····	192
师爷谈往·····	201
吃讲茶·····	208
乞丐众生相·····	211
禹庙窈石卜子·····	215
忌讳纵横谈·····	219
水乡社戏·····	233
山阴道上驴背客·····	237
从少儿《十二月游戏歌》说起·····	241
缠足杂谈·····	250
后记·····	258